

非洲抗疫之路

一位香港病毒學家的見證

蔡文力
著



為我兒義行驕傲

序一

蔡文力的祖父很喜歡說故事，小時因逃避迫害跟曾祖父從大陸遷到香港務農維生。祖父年青時，在上水火車站旁邊租了一塊農地種瓜種菜，大部份收成被運到石湖墟蔬菜市場出售。菜多的話，他就會騎單車沿着公路運到油麻地榕樹頭出售，來回要六小時，非常辛苦。

1941年12月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日軍攻佔港島太平山，香港自此淪陷，當時祖父十五歲。日軍在港期間大隊駐軍粉嶺軍

地，早上會派一名翻譯員到石湖墟買菜。翻譯員跟祖父年齡相若，每天走過街市都會點點頭。有一天，日軍受到本地的反日游擊隊襲擊，多名士兵死傷。因此日軍四處搜捕游擊隊，拘捕可疑男子，祖父和數名榕樹頭的小販也因此而被捕，用繩捆綁後被送到軍部準備槍斃。行刑前，該名翻譯員剛巧經過，看見祖父被捆綁便問他發生了什麼事。祖父告訴他自己被誤會，說：「我只是一個農夫，不是游擊隊。」那翻譯員便對隊長說祖父是個菜農，他們吃的蔬菜都是向祖父買的。結果當日只有祖父一個人獲釋。

為了解決居住問題，祖父在農田上搭建了一間簡陋的木屋供一家人居住。屋身用木料和鐵皮構成，瀝青紙和木條做屋頂，每逢下雨便漏水。爸爸十五歲那年，颱風溫黛襲港，天文台掛起十號風球，木屋整天受狂風暴雨襲擊，屋前面的河流也暴漲起來。不幸，風力越來越大，將屋頂吹到四五百米以外，全家只有等到天亮，幾兄弟才去尋找屋頂重新搭建木屋。洪水將河流的魚、蝦沖到屋前的池塘，爸爸早上便跟鄰居一起到池塘捉魚，玩個不亦樂乎。突然，爸爸腳上傳來陣陣痛楚，不知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，伸手一摸，從水中抓起一枝似木棍的東西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條兩、三尺長的鱷魚！大驚之下爸爸拋下那條鱷魚，大叫：「鱷魚

呀！鱷魚呀！」便狂奔回家，小腿也被咬去了一塊肉。兩歲的蔡文力也住過這木屋，坐在地上時母雞會走過來陪他，還送他一堆墨綠色的禮物，弄得他滿手芝麻糊（雞糞）！屋外有個水井，我們要用鐵絲網蓋住，免他失足丟進去。那時候，有條小黃狗整天跟住他，每日下午 5 時一聽見火車聲便一起跑出去接爸爸。

後來爸爸去外國深造，認識了一些非洲的大學同學，知道他們也很窮困，生活艱苦。所以當爸爸知道蔡文力要去非洲研究伊波拉病毒，為中國人爭光，他是贊成的。蔡文力第一次想參加無國界醫生組織時，媽媽極力反對，所以只好放棄。但當塞拉利昂爆發伊波拉疫症，他毅然加入赴非洲的團隊近距離接觸這病毒，不過要保密，一定不能告訴媽媽，只通知了妹妹。其實媽媽也很矛盾，一方面希望他去闖天下，造福社會，但又想：「如果風箏飛得太高、太遠，跌下來時，恐怕會無比痛楚」。去到第三世界國家，在一個不毛之地與伊波拉病毒搏鬥，氣溫三十五度以上又要穿上全套保護衣工作，怎受得了？不暈倒才怪。有次在學校演講中，蔡文力說到西非生活不易，每天要工作十幾小時令他瘦了兩個碼。往西非的團隊成員回國後，身體出現這樣那樣的異常情況，賠上了健康。媽媽聽到後心痛萬分，當場淚如雨下。正如富

蘭克林說：「經驗是一所代價昂貴的學校。」

蔡文力在非洲造福了不少人。感謝上天賜我倆一個博愛、無私的兒子，在非洲的大汪洋中為他們注入了一股新活力。

爸爸媽媽

挑戰時刻，香港人 也有種責任

序二

執筆之時，想起原來我和蔡文力相識已經超過三十年。

我們中一讀同一班，你坐在我隔離位。我們經歷過求學、青春、升學、移民、戀愛、失戀、搵工、失業、創業、獲獎；我們曾一起在黎明時份看日出，一起沖上雲霄跳降落傘，討論人生意義，分享歡樂與憂愁。我們不經不覺成為對方摯友。雖然現在不會時常見面，但重要時刻都會分享、支持對方。

當你在 WhatsApp 告訴我：我現在在西非塞拉利昂。

我完全不理解。好端端的在英國過着文明的生活，在塞拉利昂的日子，肯定沒有冷氣，到處屍骸遍野。你有一日發了一張鱷魚張口的照片給我，輕描淡寫談你在塞拉利昂的工作，還說塞拉利昂也有獅子山，也有聖芳濟中學。我嚇了一跳，你會不會有危險？

我曾為多個國際品牌做公關顧問，做慈善都是為了企業形象或曝光見報。你不顧安危跑到老遠去對抗疫情，成本這麼高，可以有什麼回報？我不明白不理解，但我相信你。我只可以祝願你平安。

後來，你回港開了一個講座，我是座上客。我沒有深究你在塞拉利昂所做背後的意義，我只想利用自己的專業，讓更多人知道你的故事，我只覺得你應該有回報，所以我提名你選十大傑出青年。當時，沒有人相信你可以，因為我們不是名人，我們沒有靠山，我們只是寂寂無名、默默耕耘，但我相信你可以。最後，我們贏了。

在這本書中，一字一行間，穿梭着無情疫症下的生活日常，是這麼遠卻又那麼近。你從來沒有想過什麼回報，卻比任何凡塵俗世下所得出的成就更高，所獲得的滿足感更大。

「挑戰時刻，香港人也有種責任。」這是我競選 2019 年荃灣區議會時，擊敗對手田北辰時的口號。2019 年我也做到了。

我感謝蔡文力，你是我心裏最崇拜的人，是你教會我，我不必變成什麼人，只須用個人的力量和方法去改變自己，改變世界。

劉卓裕

序
三

塞拉利昂的
真香港人

一場疫情，令世界天翻地覆，全球化趨勢可能從此部份逆轉，香港命運也可能出現微妙變化。但其實疫情一直影響世界各地社會發展，只是一般人在事不關己之時，往往選擇性漠視而已。香港抗疫成果得到舉世肯定，靠的自然不是政府，而是廣大醫護人員的專業、無私精神，和普羅大眾的高質自律。在這波疫情之前，其實一直有香港醫護人員走到天涯海角，協助不同地方的朋友抗疫，蔡文力博士是其中一人。

這是蔡博士在西非塞拉利昂對抗伊波拉病毒的故事，像日記，也像紀錄片，記下了一位香港人千里迢迢，走到非洲伊波拉醫療中心當醫護的點滴。從機場前往災區的心情，工作遊走伊波拉醫療中心的紅綠區之間，親眼目睹病情變化的無法預料，在市中心不遠處的亂葬崗，疫情高峰期如同世界末日的浮世繪，都好比《武漢日記》的真實和催淚，也教人認識到當地結構性問題的全貌。難得的是，本書每個章節均有故事性情節，令人讀得毫不費勁，說得輕描淡寫，事實卻是生死相搏，反映來自世界各地，願意在塞拉利昂資源不足、人民危機意識甚低的情況下團結策力，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醫護義工，都是何等舉重若輕。

提起塞拉利昂，在國際關係學界，第一時間自然是想起電影《血鑽》。現實比電影更殘酷，那場慘烈內戰，牽涉大量童兵、酷刑，令全國三分之一的人成為難民，還捲入鄰國利比里亞更複雜的戰爭，卻幾乎不獲主流媒體報道。這個國家怎樣成為英國當年制衡法國殖民地的窗口，屬於昔日英國人的故事；但一個香港人願意走到一般人眼中的「不毛之地」，不是獵奇打卡，而是長期工作，這就是屬於我們的共同故事，也是 **Globalization** 的故事。世界這麼近、那麼遠，誰想得到非洲的抗疫經歷，也可以應用在

2020 年的香港？

伊波拉可能距離我們太遠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怎樣避免重蹈覆轍，始終對任何人都實用。在西非戰亂下，塞拉利昂的基礎建設根本無力應付伊波拉，加上民智普遍未開，大部份人連叫救護車的概念也沒有，疫情最終大爆發，並非偶然。但 2020 年 COVID-19 疫情全球失控，不少重災區都是最發達國家和地方，那又怎樣解釋？假如連發達國家的死亡率也如此驚人，疫情傳到發展中國家，又會有何後果？蔡博士的經歷，訴說了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和大自然連成一體，政體和人在其中又發揮了哪些角色，再回望身旁的這場疫情，讀完本書，會彷彿忽然懂得了什麼，卻又盡在不言中。

沈旭暉

第1章

意義

難道一輩子就是這樣過嗎？

